

楔子 黑暗的狩獵遊戲

永遠不要當最後一個下班的人，你無法預期在鎖上公司大門後會發生什麼事。雙掌使勁推開厚重的安全門，昏暗的樓梯間裡只隱約亮著綠色的逃生燈影，女人沒有時間思索，只能跟隨著選擇拚命的往上奔逃。

緊扣著扶手，一次兩階的大步跨越，身體根本跟不上意念的速度，一個踩空，左膝重重的跪在樓梯邊緣的金屬止滑條上，痛得她尖叫出聲！

「砰砰」聲自她剛剛推開的門後傳來，女人瞪圓的雙目裡盈滿恐懼，聽見腳步聲響起，她連忙把高跟鞋脫掉，硬撐起身子繼續沒命的往上跑。

樓梯間有兩組腳步聲，一道是驚恐的逃命，一道是輕快、穩健的追尋。

某層樓梯上遺留著女人錯落的鞋子，和原本緊抓著不放的皮包。

她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層樓，拉開安全門就奔了進去。

「又沒人？大家都下班了嗎？」她的低語在靜謐中迴盪，清晰得嚇人。

她已經搞不清楚自己在哪裡了！她再度被慌亂的腳絆倒，狼狽的爬起，在黑暗的樓層裡亂竄，藉由外頭的路燈照耀，能見度低得驚人，她只能摸黑前進。

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！她扶著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喘著，早已慌亂得不能自己。

到剛剛為止一切都還很正常不是嗎？她在疲累的工作之後，打卡下了班，或許她今天是過得不順了些，被可恨的同事擺了一道，但是沒關係，憑她的能力，可以在明天加倍努力下扳回一城的……

但是現在她卻在這裡，為了活下去而逃命！

好累，她的套裝已然紊亂，腳底也滲出了血，她不知道爬了幾層樓，腳都扭傷了卻得強忍著痛狂奔……回首驚恐的張望，那緊追不捨的腳步聲似乎消失了。

這讓女人稍稍鬆了口氣，她衝向角落的窗子，試圖打開窗戶向外求救。

使勁的扳著手把，卻發現無論怎麼樣就是扳不開。

「嚓嚓……」凝結的空氣中傳來一種刀刃磨擦的聲響。

女人瞪大了雙眼，倏地轉身，就著窗外的霓虹燈光，她清楚的瞧見那漆黑的身影不知何時已站在面前！

對方全身穿著清一色的黑，頭戴面罩，僅僅露出那雙邪佞的眼，眼底盈滿了某種喜悅的期盼。

而讓女人驚惶的，是他手上握著的東西。

那是把樹剪——總長約六十公分大的剪刀，通常只有在修剪大樹或行道樹時，能見到工人攀在銀色的鋁梯上，拿著樹剪，就著樹緣修剪枝葉。

黑衣人雙手各握住剪柄，一開一闔，冷冽的刀刃磨擦音劃破了空氣中飽和的恐懼。

「你……你想要做什麼！」她緊貼著牆移動，全身不住顫抖。

對方沒有回話，只是嘴邊揚起欣喜若狂的笑容，將樹剪張到最大，直逼她而來！

「啊——」女人尖叫著低頭，剪尖直沒入牆裡，她慌亂的俯下身，轉往一旁空隙奔離。

那個人是真的要殺她！要用那把樹剪？

為什麼、為什麼？就算要死，也不該是她啊！

女人急切的想往電梯那兒奔去，但黑衣人卻比她更快的將樹剪充當夾子般，瞬間夾住她的頸子。

她的頸部左右兩方，架著浮著鐵鏽味的剪刀，冰冷的觸感讓她心驚膽戰。

「為什麼……」她哭喊出聲，哀求起來，「為什麼要這樣？」

剪刀向頸部肌膚擠進一吋，劃開了白皙的皮膚，紅色的鮮血滲了出來。

「妳，」黑衣人溫柔的說，「不是也喜歡我嗎？」

咦？她不明所以的雙眼望著黝黑的天花板。

下一秒，黑衣人使盡了力氣，試圖將樹剪夾緊，卻發現不知是頸子異常的硬，還是這把樹剪鈍了——

淒厲的慘叫來自於剪子下的女人，剪刀割開她頸部兩側，鮮血四濺，痛徹心扉！

剪子忽的又張開，站在後頭的黑衣人以欣賞的角度看著眼前的女人。她修長的頸子雙邊開了個V形口子，透著光看得出來還不夠深，這表示他得再加把勁。

他緊握剪柄上前一步，方便讓纖細的頸子可以被靠近剪柄的剪刀夾住。

「哇啊啊——」感覺到剪刀再次回到頸上的切口，女人開始歇斯底里的扭動身子。

「別動！」這逼得他不得不夾緊樹剪，使盡全身的力氣，非得把這脖子給剪斷不可！

女人發狂似的扭動，傷口因此被剪刀割得血肉模糊，但是她很幸運的終於被剪斷頸動脈，鮮血如噴泉般湧出，優雅的噴滿白牆與天花板。

但事情還沒結束，因為樹剪沒有辦法很快地把頸骨剪斷。

所以黑衣人只好夾著那搖搖欲墜的頭顱與身體，往牆邊拖去，將右邊的剪柄抵住牆壁，自個兒站到左側剪柄邊，用全身的力量去撞擊，好讓漂亮的頭顱快點滾落。

「砰！砰！砰……」

她其實還有感覺，在脊髓神經被切斷前，她都能感受到再也無法形容的痛楚。

她的身體因為樹剪的晃動而跟著搖晃，尖叫聲雖然虛弱但依然不絕於耳，那個用樹剪夾住她頸子的黑衣人，正拚命的推撞剪柄，希望兩個剪柄能快點重合。

一次、一次、又一次！影子映在滿是鮮血的紅牆上頭——一個握著剪刀的黑衣人，跟一個頸子夾在剪刀下顫抖的女人。

歷經長達兩分鐘的痛楚，她終於得以解脫。

當剪柄終於會合的那一瞬間，頭顱自頸上彈起，黑衣人驚慌的立刻扔下樹剪，衝上前去捧住那以拋物線之姿落地的頭顱。

他渾身是汗，卻小心翼翼的拿出袋子包裹頭顱，眼底、心裡全是難以言喻的幸福與滿足。

「呼！真累……該換把樹剪了！順便買把木鋸，下一次就換鋸子吧！」

回到住處，他從袋子裡取出頭顱。

那瞪著驚恐雙眼的頭顱上，刻著最後因痛苦而扭曲的神情。

黑衣人輕柔的剪去她的眼皮，因為他知道，美人會希望二十四小時都望著他。

她被放入一個精巧的玻璃甕裡前，唇上被溫柔的落下一吻。

頭顱優雅的沉進福馬林裡，佈滿血絲的雙眼像是在瞪著他。

他陶醉的笑著，跟甕裡的頭顱低喃數句，視線慢慢移到隔壁空著的甕上。

玻璃甕裡面已經注滿了防腐液體，旁邊放了一棵聖誕樹，上頭擺著一圈綠意盎然的槲寄生。

他期待著呢——他的聖誕禮物！

第一章 厭惡陽光的男子

不論你相不相信或看不看得見，這世界就是有著不同的生命體存在。

冬季午後，氣溫雖低卻有著尚稱溫暖的陽光，原本該遍灑一室，但是沉重的黑色窗簾卻徹底的阻隔了它。

八坪見方的套房，擁有四扇向西的大窗戶，裡頭卻昏暗得不分晝夜，僅有角落的一盞桌燈提供照明，桌邊有個男子，正專心執行著手邊的工作。

這是學校附近的舊式公寓，雖位在台北市區，但是地處偏僻巷弄內，顯得靜謐，毫無喧鬧車聲；間間都是獨立套房，從大門到電梯，均由管制卡進出，不需要任何管理員。

而這間特地以厚重窗簾遮去陽光的套房，位在角落位置，比其他房間寬敞得多，還擁有所謂的迷你廚房。

男子手擺在書桌上，移動滑鼠，正在為電腦螢幕裡呈現出的惡鬼圖樣做最後的修飾。

螢幕裡的惡鬼猙獰咆哮，那姿態、眼神栩栩如生，不論從哪個角度看，眼睛似乎都瞪著自己轉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不過，此刻電腦外的惡鬼，也不遑多讓。

一雙腐敗生膿的手正扣著液晶螢幕，青黃濃稠的黏液刺眼的順著螢幕白色外框滴落，猙獰的死靈塞在窗簾與書桌間的縫隙，暴凸著眼，對著男子張牙舞爪。

「別刮壞我的電腦。」

男子突的出聲，眼睛向上一瞄，準確無誤的捕捉到咆哮中的死靈。

他有些意外，當初會跟著這個男人回來，是因為他與他們磁場相符，沒料到他竟然看得見自己……嘿嘿，若是可以上他的身，就能有個依憑之地了！

青綠色的手湊近了昂首的男子，他面無表情的看著逼近的長爪和腐爛頭顱，這「隻」阿飄意圖以駭人姿態恫嚇威脅。

「嗯，我好怕。」

用極冷淡的語氣說了句對方可能想聽的台詞，男子伸手抓過桌上的小噴罐，直直對著散發惡意的死靈。

死靈尚且搞不清楚男人的用意，就見一道水花噴了出來。

「嗚……嗚哇——」死靈登時收手，慘叫一聲。

液體彷彿硫酸般即刻消融他原本腐敗的身體，連骨頭都融化掉，死靈在書桌與窗簾的中間扭動掙扎，男子索性以腳抵住桌腳，直接將書桌用力往牆邊一推，攔腰截斷了他的身軀。

「只是個剛成形的低級靈，還敢這麼囂張？」

淒厲的叫聲迴盪在屋子裡，那只有他一個人才聽得見的鬼哭神號，永遠都無法稱得上悅耳。

死靈持續尖銳的慘叫，上半身融得差不多了，下半身則癱在桌子底下持續消逝，男子的注意力移回螢幕上的惡鬼，滿意的按下存檔鍵，完稿收工。

他在椅子上伸了個懶腰，慘叫聲已然平息，他將噴罐放回原處，這裡頭的符水威力中上，但要對付那想殺人卻反被除掉的低等死靈，一樣有其成效。

他起了身，終於完成一個稿件，打算沖杯香醇的咖啡犒賞一下自己。

才回身，門邊兩三隻弱小的靈體有如驚弓之鳥，紛紛巴在鞋櫃邊，恨不得自己隱形一般，嚇得直打哆嗦！剛剛那山霸王似的死靈欺負他們好些天了，想不到轉瞬之間，連個殘影都沒留下！

男子望著那些瑟縮的靈體們，真搞不懂，到底是人該怕鬼？還是鬼該怕人呢？

從容的走向迷你廚房，他得先來杯咖啡。

他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職業繪者，二十五歲，名喚莫言；人如其名，莫言莫言，意謂切勿多言，他剛好也是個寡言的人。

依照現在的流行用語來說，他足不出戶、孤僻自閉，只在網路上活動，應該隸屬於「宅男」一族。

一個屋子裡總是不乏死靈與惡鬼的宅男，倒也不錯。

莫言彎身從冰箱裡拿出即溶咖啡，他的咖啡機壞了，只好濫竽充數。許多美編、編輯甚或作者總是無煙不可，各有各的癖好，他的癮頭則是咖啡，一日沒有咖啡，人生索然無味。

先以沸水溫杯，等水溫略降後再來沖泡咖啡，即使是即溶咖啡，有些龜毛的原則他依然遵守。

回首望向隔壁的鞋櫃，那些瑟縮的死靈因為他的靠近，已經往書桌那兒奔逃了。他挑了不必與人打交道的住宅，又特地選擇角落的房間，不會有往來人群；一進門就見以鞋櫃隔出的窄廊，鞋櫃向左是張長形小餐桌，再向裡是有兩口爐子跟流理台的迷你廚房。

最左側則是衛浴設備，倒沒什麼特別的。

以長形餐桌與鞋櫃畫出一條線，就能把這八坪的房間區分為兩大塊，這頭是廚房暨衛浴設備，另一頭東西簡單得跟他這個人一樣：舒適的床靠右牆、床前頭放了個大衣櫃刻意擋住某扇向西的窗戶，衣櫃邊是電視收納櫃及電視，再過去的角落便有書桌與電腦，剩下的就是偌大的空間。

這間屋子坐東朝西，其實建得並不好，以厭惡陽光的他而言，不得不感激不透光窗簾的問世，能夠為他徹底阻隔陽光，讓屋內永遠是夜晚。

莫言講究的使用骨瓷咖啡杯盤組，熱水沖入杯中，咖啡香登時飄逸而出。接著走到床頭櫃前按下音響，讓音樂和著咖啡香流洩其中。

再走回餐桌邊拉開椅子坐下，莫言覺得心神寧靜，啜飲一口咖啡，他更覺得心曠神怡。

幾隻畏懼他的靈體擠在書桌邊惶惶不安，莫言並不擔心他們，那些都是無害的靈

魂，真有戾氣的是剛剛解決掉的那一隻，也正是他電腦螢幕裡那惡鬼圖的原始「媽豆」。

繪製鬼怪對他而言並非難事，憑著天生的繪畫天分，再加上隨時被跟的「體質」，他只要放幾隻死靈惡鬼進家門，臨摹描繪再加以改造，每隻都能變成他的作品。這張圖是某靈異小說的封面，猙獰嘶吼的鬼怪，連他自己遠距離望著，都覺得那隻惡鬼正在對他咆哮。

他通常是接驚悚靈異小說的封面、插圖，或是電玩的人物設計，有時也兼做海報製作等等。由於自他筆下誕生的神怪，個個栩栩如生，總是叫人驚豔，工作室成立兩年，在業界已是頗負盛名。

他對與人交際沒什麼興趣，所以找了個經紀人專門幫他接案子，這樣他就只要面對經紀人即可；偏偏經紀人異常認真，不到半年時間就將他的繪圖能力炒作成功，案子應接不暇！

書桌旁的靈體們不經意的往電腦螢幕望去，須臾兩秒，現在他們全擠到電視櫃下頭去了。莫言看了不覺莞爾，「畫出來的惡鬼你們也怕？膽子有夠小。」

放下杯子，他伸長手按下擱在餐桌上的電話答錄機。

他有手機，只是永遠都調無聲，反正只有外公跟經紀人知道他的號碼，而且他也只在心情好的情況下才會回電，所以他的室內電話生意比較好，至少他們可以利用答錄機留言給他。

不過，他還是不接電話，想回時他才會回，有事找他，得在答錄機裡把事情交代完畢。

「兩通留言？」他好像沒有聽見電話響的印象。

莫言啊，我們要辦一場「聖誕趴踢」，很熱鬧喔——你要不要一起來玩？地點在你台中二叔公那兒，要來的話記得先 Call 我喔，外公出門啦！

莫言無言的聽著外公的留言，他那掛朋友哪一次辦的 Party 不熱鬧？「年紀一大把了還學年輕人開趴……每次都一堆三教九流加上孤魂野鬼，各式各樣的生物共處一室，誰要去啊？」

電話答錄機喀的斷掉，嘟嘟幾聲後，磁帶運轉，答錄機裡預設的冰冷女聲繼續報著下一通留言。

呃……你好，是莫先生嗎？我是宇創電玩公司的麥克。我要跟你確認，今天晚上我六點有約，萬一有狀況的話，請你記得再跟我聯絡。謝謝！

「啊！宇創電玩！」他望了一眼牆上的時鐘，時值五點，但是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，「可怕」的平安夜，他再不出門，肯定會遲到。

雖有經紀人，可是宇創電玩這案子是他自己接洽的，不過不是主動尋找，而是一位深知他繪畫功力的網友所介紹。他正好對這未上市的電玩人物相當感興趣，不似魔獸世界的猙獰可怕，而是要求角色唯美與獨特怪物，讓他有很大的發揮空間。網路上瞧不見真實的對方，他不輕易交網友，只是這位「欲心」言論格外穩重，也總是言之有物，交談次數不多，但至少他並不討厭這個人。

欲心介紹宇創電玩後，便由他自行以電話或郵件聯繫，上星期已把想法中的人物

草圖繪好，今天則必須親自前往，跟企劃編輯正式討論人物的造型與設定。還好電玩公司裡的人總是焚膏繼晷，他們也提出晚上洽談並無不便，他才得以在日暮西沉後出門。

他是個厭惡陽光的正常人類，若非不得已，他絕對不在白天出門！

莫言從容的收拾草圖，圍上一條深藍的圍巾，在穿上黑色的羽絨外套後便匆匆出門。

現在不只正值下班時間，光一個聖誕夜，也許就能讓北市交通全數停擺。

「出來。」臨出門前，莫言踹了踹電視櫃，要下頭的靈體出來。

接著他走到餐桌邊，那些靈體才戰戰兢兢的鑽出，依然不敢靠近。

只見莫言將桌上的蠟燭點燃，再打開上頭的收納盒，那裡面有著滿滿的符紙，他任意抽出一張，將符紙點燃。

「我什麼都不會，無法幫你們，但是你們可以跟著這香味走，去找能幫你們的人。」

莫言對那些無辜的靈體說著，看著符紙在手中漸漸化為灰燼。

靈體們瞭然於胸，趕緊順著燃燒符紙的白煙而上，消散在空中。

莫言把灰燼放進一旁盛滿水的容器裡，再吹熄蠟燭。他的確只能做這件事，擁有陰陽眼的他，除了「看得見」外，什麼護身、祛鬼、魔法一樣都不會……很遺憾，他只會畫畫。

穿上鞋子，俐落的自鞋櫃上的鑰匙籃裡抽出家裡鑰匙，他有車，但是在聖誕夜開車出去絕對是愚蠢的行為；反正有萬能的捷運，雖然軌道上總有跳軌自殺的地縛靈放聲哀嚎，但他還可以忍受。

鎖上門時，他突然發現鑰匙圈有些鬆動，這可是經過祈福的木雕。他拔起來觀看，鐵環鬆開了，他得留意些，免得木雕遺落了。

才轉身，走廊的那一端自電梯裡走出一道身影。

莫言暗自倒抽一口氣。

「嗨！」女孩揚起甜美的聲音，「莫言！」

「嘖！」他門都鎖了，來不及逃進去。

甜美動人的女孩快步奔至他面前，她穿著紅色的外套，戴著紫色的貝蕾帽。

隔壁鄰居，楊舒喬，就讀北市某科技大學，就是附近的學區。

莫言依舊邁開步伐，勉強擠出一個很難看的僵硬笑容……如果可以的話，點個頭他就想走了。

「你要出門啊？」楊舒喬快一步擋到他面前，雙眼閃閃發光，一臉見證奇蹟的模樣驚呼著，「你真的要出門啊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好神奇喔！我上次看你出門是……」她從包包裡翻出記事本，「上上星期三！」

同時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記號。

莫言一臉錯愕，這女人在記錄他什麼時候出門？

「喔，你不要介意喔！」楊舒喬連忙搖搖頭，「我是怕你出事、生病還是餓死什麼的，所以才記錄的！」

這樣萬一出什麼事，警方問話時她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資料！

莫言翻了個白眼，自動忽略這段話。

她聲音甜膩柔軟，臉頰被寒風吹紅，活像日劇女星新垣結衣般惹人憐愛。不過，巴在她身上的東西就跟可愛扯不上關係了：一個變形的肥女人全身散發著濃郁的腐臭味，身形像數百顆棉花糖黏在一起似的，五官擠在一塊的臉上還流著綠色的膿！

每一次見到楊舒喬，她身上永遠都有這些東西，不是想抓交替的死靈就是動物靈，這種跟他一樣具有「吸引力」的人他還真少見。

她手上正拎著大包小包，莫言沒打算多問，意圖繞過她繼續往前走。

「你要去約會嗎？」她眨了眨眼。好帥喔……她的鄰居真的超、級、養、眼的！莫言是她看過最美形的男人，五官迷人深刻，雖然感覺有些陰沉，但是這種具有神祕氣息的男人，最讓人著迷了！

「去談事情。」他往前了兩小步，「我時間來不及了，所以……」

「喔喔！去吧去吧！」楊舒喬突然又愣了一下，這才想起攔下他的重點，「啊，對了！我跟你說，晚上我同學要來我家開聖誕派對喔！」

聖誕派對？莫言立時皺眉。一群女人跟派對這個名詞加在一起，等號的後面豈不是吵雜無比嗎？

「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可能會大聲一點點，」楊舒喬笑彎了眼，戴著手套的姆指跟食指比了一小個空隙，「請你多多包涵。」

莫言瞪著她指腹間的空隙，冷冷一點頭。不然他能說什麼？不准嗎？

「謝謝！」楊舒喬開懷地笑著，拎著她的派對道具回身往自家走去。「我會送你聖誕禮物的！」

一等到她轉身，莫言動作迅速的自口袋裡拿出打火機，姆指滾過滑輪，唰唰兩聲，打火機冒出了一小簇火苗，然後對著她背後輕輕一吹。

那火瞬間閃燃，衝向楊舒喬身後的綠膿女鬼，準確無誤的包裹住慘叫的她，唰的回火倒收，將掙扎慘叫的女鬼一起收進打火機中。

這火凡人見不著，更感受不到溫度，所以楊舒喬正從容的走到門口，放下物品翻找著鑰匙。

莫言好整以暇的將打火機收回口袋，這玩意兒只能對付低級靈，等裡頭的靈體蒐集滿了，他再交由「專家」處理。

「晚上得記得買耳塞回來。」

旋過腳跟，下了樓，陽光已經微弱無力，橘色氣球掛在天際、懸在山緣邊，莫言深切盼望它趕快下山，陽光總是讓他渾身不適，還是夜晚沁涼宜人。

走出靜謐的巷弄，拐個彎再到大街上，瞬間就來到了繁雜的人世。

眼前的六線道上車水馬龍，北市的馬路在下班時間永遠是座大型停車場，更別提今晚是聖誕夜，所有車子都以龜速前進，擦身而過的人個個精心裝扮，彷彿要去參加一場盛宴。

「嘖，節日！」

人行道上的樹木不知何時披掛上纏人的燈飾，在即將入夜的黃昏中閃爍燦爛光芒，一整排燈海齊放，煞是美麗；到了路口，還有應景的聖誕老公公在發面紙。

接著是一群唱著聖歌的小朋友，尾隨著另一個聖誕老人往前行。這裡是學區，從科技大學、貴族高中到幼稚園都有，他們想必是附近天主教幼稚園的學童，每個都裝扮成小天使，家長跟在後頭拚命的拍照。

這些天真的孩子們將渡過愉快歡樂的聖誕夜，晚上回家梳洗後，進被窩前會把襪子掛在床頭，然後認真的祈禱自己想要的玩具，或是揣測沒有煙囪的話，聖誕老人不知會從哪兒進來。

「通常是開門進來的，而且跟你爸媽長得很像！」他低喃，嘴角揚起一抹笑意。

「Merry X'mas！」即將進捷運站時，有個聖誕老公公捧著一盒糖果，攔住了他。他別開眼神，流暢的閃過聖誕老人，快步走下漫長且擁擠的階梯。

果不其然，一切如莫言所料，十分鐘的路程花了五十分鐘才抵達，他衝出捷運車廂，迫不及待想要立刻離開這窒悶的牢籠。

由於聖誕夜人潮洶湧，捷運公司不得不加開班次，而那些跳軌自殺的地縛靈便增加了重複被輾過的次數，淒厲的尖叫聲不絕於耳，迫使莫言每一個毛孔都緊縮起來。

好不容易離開了捷運站，外頭已被夜色籠罩，人行道上掛滿燈泡的綠樹在黑夜中更加耀眼，他站到一邊做好幾個深呼吸，更加確定他一點都不喜歡該死的節日！現在他肩上腳上都纏著許多惡意的靈，他只得拿出噴罐，從頭到腳噴個徹底，解決掉那些煩人的東西！

「到底是誰規定節日一定要慶祝的！」

莫言不耐煩的疾步向前走，眼看就快到約定時間了，第一次洽談就遲到絕對不是好事！但事情往往都是這樣，越著急就越諸事不順。

他沒能趕過剩十秒的綠燈，只能站在原地瞪著垂直方向的小綠人，還有下頭顯示九十九秒的數字。

「一分半……」急切的時候往往度秒如年，莫言趁機尋找要前往的大樓，那位麥克說過，他們的大樓非常顯眼，就在十字路口的角落。

莫言看向左前方的大樓，果然非常醒目。

長方體的白色大樓高二十層，沒有什麼特色，名為麗捷商業大樓。或許因為位於路口而沾染烏黑的空氣，白色瓷磚都轉為灰色了，但是這瀰漫著整棟大樓的黑色氣體，從何而來？

他從未看過這麼嚴重的現象，深黑色的不祥氣體不只是由外包裹著那棟樓，甚至還從裡頭竄繞而出，層層交纏相疊，自地底至樓頂。

身邊的人開始移動，他這才跟著人群往前走。

每往前一步，他就越能清楚感受到逼人的邪氣，通常來說，若只是幾個死靈或是地縛靈根本不可能造成這麼陰邪的氣息，這塊地或是這棟樓應該還有更大的文章。來到大樓底下，莫言冷冷的道：「拜託『你們』不要誤會，我可不是來和你們聯絡感情的。」

雖然現在連個鬼影子都沒看到，但以他的體質，等離開時不曉得會被多少東西纏上！

「您好！」正對著門口的不遠處左側設了個櫃檯，裡頭一位警衛站起來，望著莫言。

莫言正打量著這正方挑高大廳，高至天花板的聖誕樹擋著右邊的路，他繞過聖誕樹，打算直接往右拐進廊道裡的電梯。

「先生！請等一下！」警衛忙不迭的喊住他，「請先登記！」

「登記？」莫言已走到櫃檯角落，眼前的長廊邊上鑲了三個電梯門，有扇門的燈號正在閃爍，而這位穿著保全制服的警衛卻攔下了他。

「是的，進出本大樓的訪客一定要登記，換完證件您才能拿到管制卡！」警衛是個四、五十歲左右的男人，頭髮卻禿得差不多了！

警衛見他未有動靜，直接從櫃檯下拿出一張灰白色的塑膠卡，約信用卡大小，沒啥特色。

「進電梯按樓層，得用這張磁卡。」他晃了晃那張卡片，接著把訪客登記簿推上前。

登記簿上還有證件欄勾選，看來還得押證件了！莫言迅速的填好姓名，從皮夾裡扔出健保卡，接過了所謂的管制卡。

真是棟「戒備森嚴」的大樓，他暗忖著。

張警衛遞交出磁卡後也沒多給笑容，他看上去就是個嚴肅正經的人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優點是善盡職責，缺點便是不知變通。

不過這棟大樓裡每個人都認識他、他也熟悉每一個人，因為他不只是保全公司的人員，非常巧的，他也住在這棟大樓裡。

張警衛對於每一層樓的人員知之甚詳，就算不掛識別證，他都能知道走進來的是哪層樓、哪間公司的哪位人氏，所以莫言這個生面孔，他一眼便知是訪客。

莫言逕自往前走，每一道電梯都顯示在十樓以上，他便稍事等待，在這當下，他環顧四周，總覺得這裡有些地方不對勁。

說格局嘛也不是，一樓空間是個L型，長邊是電梯這兒的走廊，稍寬的短邊就是櫃檯至門口的大廳處，類似的大樓多的是，但為什麼他總覺得哪兒不對勁？

莫言先往左看，禿頭警衛冷冷的瞥了他一眼，再往右看去，底間是安全門，安全門邊有兩根柱子。兩根……咦？莫言皺起眉頭，加快腳步走到櫃檯邊，這舉動嚇得張警衛又立正站起。

匆匆一瞥，莫言注意到他站起身時的吃力感，也聽見了金屬聲。

張警衛手正撐著簡單的銀色柺杖，原來不良於行。

「什麼事？」他問著，口吻有點急切，覺得這個陌生訪客舉止可疑。

莫言沒有搭理他，只是梭巡了整間大廳一輪，然後又走回電梯前。

他知道哪裡怪了！如果把L變成粗體，每個角落算一個端點，那至多只有六個端點，而這棟大樓的一樓門面，竟然就設了五根柱子！

他當然知道這六個端點的牆內都有鋼筋在支撐，但眼下看到的卻是五根顯而易見

的圓柱！這樣的格局跟空間根本不需要任何柱子，它們只會讓空間感更小罷了！這柱子分佈在四周，所幸大廳中間沒有卡一根圓柱擋路，要不然就更奇怪了！莫言皺著眉望著左手邊走廊盡頭的安全門，和門邊角落的兩根柱子，現在越看越礙眼。

電梯上的三角形燈號閃爍，門開啟後陸續走出迫不及待下班、趕著過聖誕夜的人。他向旁邊跨一大步，避開那些要去開趴的孤魂野鬼，見他們討論得比人類還要激動……搞不好是要去參加他外公的趴踢咧！

莫言走進電梯後，慶幸只有自己一個人，正當門要關起之際，卻突然有隻手硬生生格擋開。

「等等！等一下！」那名穿著高中制服的男孩，喜出望外的回頭大喊著，「你們快點啦！電梯來了！」

不遠處傳來吱吱喳喳的聲響，在挑高的大廳空間裡迴盪。

莫言暗暗做了一個深呼吸，他討厭出門！

五秒鐘後，原本空無一人的電梯滿載，擠滿了高中生，男男女女，在窄小的箱子裡高談闊論，吵得莫言覺得頭痛，忍不住退到最裡面的角落。

「好爛喔！聖誕夜還要補習！有沒有人性啊！」幾個男生抱怨著。

這些對話引起眾人的共鳴跟莫言的耳鳴。

「而且還要考試！機車！」一個手機鑲滿水晶的少女跟著埋怨。

「不過老師說明天讓我們放假耶！」她身邊的同學也一塊兒吱吱喳喳。

「我寧可放今天晚上……」

站在莫言前方，有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女生淡然笑著。「我比較喜歡明天放假，至少是一整天的假期！」

這個少女不施脂粉的臉龐白皙粉嫩，濃眉大眼加上立體五官，是個相當顯眼的美女。莫言覺得這模樣，可以拿來當作這次電玩裡的巫女形象。

水晶手機少女眉一挑，嫌惡的瞪向美少女，一副不關你的事、最好閉嘴的臉。

「我們有在跟妳說話嗎？周雨萱！」水晶手機少女的話瞬間讓電梯裡安靜下來。

「她自言自語不行嗎？」美少女身邊的另一個女孩迅速接口。

「不行！誰准她接我們的話題？」水晶手機少女任性的嚷著，「我們跟妳不同掛，拜託不要以為我跟妳很熟！」

莫言眼睛往上挑著，對於這情況感到不耐。這電梯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！

「她才不屑咧，誰喜歡跟妳一掛！」周雨萱的同學不饒人的繼續嘲諷，「想跟妳一掛的，還不是衝著妳家多幾毛錢！」

「儀庭！」周雨萱擠眉弄眼的，希望同學噤聲。

「我家有錢又怎樣，有錢就是比較了不起！有錢才能使喚妳媽做事啊，周雨萱！」

水晶手機少女高昂著音調，身邊的兩個女生很像嘍囉，跟著發出三八的笑聲。

莫言逼自己放空，仔細觀察著美少女的五官，她是媽豆樣本，他必須記清楚特色。

水晶手機少女像女王似的狂笑著，眼尾意外瞟到了站在角落，希望隱形的莫言。

咦？她眨了眨眼。好帥喔！

說時遲那時快，她高舉起的手機，已經立刻喀嚓的拍下莫言的照片。

「妳做什麼？」莫言不悅的伸手去擋，他的聲音再度讓電梯裡安靜下來。

「哇！你超帥的耶！」水晶手機少女試圖再多拍幾張，但全被莫言擋住。「你要去……咦？跟我們同一層嗎？好 Lucky 喔！」

「不要再拍了！」莫言張大手掌，硬生生擋住鏡頭。

他擰著眉瞪向石英數字，數字終於跳到了十二樓！

電梯門一開，莫言極度不悅的推開跟前的高中生們，率先走了出去！

大樓的電梯位在中間位置，出了電梯的左斜前方就是補習班，外頭有個應該是老師的人在那兒輕聲吆喝。

「上課嘍，你們遲到了，動作快點！」

莫言很快地先梭巡一遍地理狀況，三座電梯結合成一個小廳，斜對面是補習班，再往右是兩、三公尺的小廊，一確定宇創電玩應該是在另外一區，他立時向右走去。

走沒幾步，小廊便往左拐去，前方出現兩道玻璃門，門上貼著藝術造型的字體，正是「宇創電玩」。

他直直走向玻璃門，門前有一條細窄的橫廊，右手邊便是該層樓的廁所，左側沒兩步就撞牆了，已被隔間阻絕。

莫言正準備尋找電鈴時，隱約聽見右手邊女廁傳來哭聲，他想應該是活人。

才狐疑著，門條地一拉，從女廁中走出一個女子，她穿著粉色的高領毛衣配上黑色長裙，長髮整束梳成馬尾，眼睛鼻頭都泛紅，那是哭過的痕跡。

她一開門就跟莫言照面，錯愕的愣在原地，雙頰跟著略略泛紅……這裡什麼時候有這麼好看的男人？她尷尬的對莫言笑了笑，急忙往小廊外彎去。

是補習班的老師嗎？莫言再打量了女廁一眼，這棟樓不只是一樓特別，樓上的格局也不遑多讓吶！

他目光回到宇創電玩，從透明的玻璃門自然可以看見門裡的小櫃檯，但是現在已經過了下班時間，櫃檯早已人去樓空；拿出手機，竟然呈現無訊號，真是個死角。最後他只好仔細的在牆上搜尋，總算在門禁裝置上，找到一枚應該算是電鈴的紅鈕。

才按下去，連在外面都可以聽見一點兒都稱不上悅耳的電鈴聲響。

「咦？這時候是誰啊！」

「啊！是繪者！我跟繪者約好的……那個誰，你去幫我開門。」

莫言站定在門口，等待來人應門。

紮著馬尾的女人很快地來到玻璃門前，與莫言對望，她比他高出一個頭左右，用一種由上而下的睥睨眼神瞪著他。

莫言是很希望有人能來幫他開門沒錯，但起碼對方得要有身體才行。

那是顆血淋淋的頭顱，女人紮著馬尾，飄在半空之中，沒有眼皮的雙眼正凸目盯著他；頸子的斷口非常特別，像階梯似的一段一段錯落，血從裡頭不停滴下，只是落到地面時又馬上消失。

「對不起！」終於跑來一個戴眼鏡的男人，往旁邊按了個鈕，玻璃門一下開啟。那個女人頭飄在男人身後，起起伏伏，她蒼白的臉上看得到隆起的血管，凸出的眼珠子回望著莫言，竟咧嘴而笑。

「歡迎！」

Crescent